



周 基 著

喜 報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報 喜

周 基 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五·鄭州

報

喜

周基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鄭州市行政區經五路

新華書店河南分店發行

河南省營第一印刷廠印刷

開封市雙龍巷87號

書號(鄭)200

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版——第一次印刷

開本787×1092 1/32

印張 1 1/16

字數 18,000字

印數 1,613冊

定價 1角2分

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豫新出字第貳號

目
錄

母親	(一)
送水	(四)
報喜	(七)
歡迎你	(一三)
丹姐	(一六)
三百車塘泥	(一九)
一家人	(二五)

母親

大白月亮已斜過屋山頭了，綠楊樹的影子，遮滿了小院子，我回到別離了四年的家裏。「母親咋還沒回來呢？」我焦急地等着。

我看着新蓋的房子，母親的勞動獎狀，弟弟的文化課本……心情愉快得什麼也說不出來，心想：我離家才四年，家裏的變化真大啊！弟弟推開門，呼喚着：「大哥，娘到天明才能回來，叫咱倆先睡覺。你要是餓，灶屋裏有白麵、雞蛋，我燒火，你自己做飯吃吧。」

「母親爲啥不回來呢？」我覺得奇怪。

「娘說，今夜她值班，巡守麥田，不願叫別人替。」弟弟坐在我的身邊，撫着我的臂膀說。

雖說夜短，我又很睏乏，我可始終沒有瞌上眼。看樣子，家裏的一切情形變得又好，又快樂。但長年有病的母親，究竟變成啥樣了呢？我翻來覆去的想着。

「啊，乖孩子，你可回來啦，把娘想死了，——你們不是正在『三反』嗎？秋後再回來看我不好嗎？」母親還沒踏進門限，聲音便先進來了。我跳下床，站在母親面前，看着母親健康的笑容，反而老長時間沒說得出話。真出乎我的意料——母親比我離家時，好像年青了十歲，她身上長年披的一件破粗布棉襖，已換成黑細布新襖，頭上一塊爛魚網似的手巾，也換成了黑色的工人帽了。

「娘，您好吧！」我興奮得很容易說出這麼一句。

母親給我做了一頓很好的飯：香椿炒雞蛋、油醋調新大蒜、白麵烙餅……往年這時，正是我們全家吃糠、吃樹葉的時候，今天竟吃這樣的好飯！但是，母親却說：「孩子，現在大家都響應毛主席增產節約的號召，娘沒有給你做好飯，可別生娘的氣！」母親的話，今天特別多，在談話中我知道她參加了婦女會，當了互助組副組長，家裏分了惡霸胡光武的三畝地，抗美援朝捐獻了二十萬元，認識了三百多字……

「娘，看見了您，我真快樂，我真不想離開了。」

母親一聽，知道我後半句說的是玩話，拍了拍我的頭，說：「傻孩子，又不吃奶了，還要娘幹啥呀！」說着，呵呵地笑了。

當母親知道我在「三反」運動中工作很好，高興得笑起來。但她又自我檢討似地說：「孩子，以後多來信幫助娘，娘上年紀了，學文化老是記性壞；春天賣一斗麥，託人在城裏買回來一桿新民筆，——我可真算是浪費呀！以後可得改正才對！」

我把母親的筆要來看看，不如我的好，便把我的金星筆送給她。母親說：「哪能呢？」我說：「娘，你用吧，你用它學習，用它記工賬，還要用它給我寫信！」

母親沒法推辭了，接住筆說：「我會寫信，恐怕還得一年。到那時，頭一封信，我就要你的立功喜報。你看，咱們毛主席像旁邊，還缺少啥呀？」

我看見牆上毛主席像旁邊掛的母親的模範獎狀時，我心裏很慚愧，我真後悔，爲啥沒好好的爲人民服務呢？我對不起黨和人民，也對不起我的母親。

x

x

x

莊外一眼看不到邊的麥田，都出穗了，風刮來像水浪般的翻轉。暖洋洋的太陽照耀着富饒的綠色的原野，路旁綠楊樹上的黃鸝子，婉轉愉悅地唱着歌，到處都聽到人歡馬叫的聲音。

弟弟拉着我的手，母親把一雙新鞋塞在我的提兜裏，說：「孩子，好好地工作吧，別掛念娘；想想過去，看看將來，跟着毛主席走，娘心裏就喜歡了！」她忽然緊緊抓住我的手，說：「我還要到區政府開會，時間不早了，——再見，我的乖孩子！」

不知是愉快呢，還是有些留戀不捨，當我舉手向母親行了一個軍禮，說「娘，再見！」的時候，我的眼睛一酸，幾乎掉下淚來。可是母親，却仍然在笑着。我感到慚愧，立刻背過臉，放快了脚步，向着我的工作崗位的路上走去。

送水

一眼望不到邊的玉穀，吐出了美麗的紅纓，又肥又大的密叢叢的綠葉，在太陽光下閃耀着青黑色的光亮。快晌午了，互助組長艾妞站在山坡上一瞭，心裏巴不住高興起來：「多好的莊稼啊！今年的增產任務，十拿九準能完成了。學志，咱們到夏大娘地裏去，看莊稼長得怎樣？」學志應了聲：「行呀」。兩個人便從密叢叢的玉穀地裏穿過去了。

軍屬夏大娘的二畝山坡地裏，棉苗長得齊腿高，肥大的綠葉堆中，開滿了粉紅色的花朵，棉桃像蒜鞭子，又多又大。艾妞對學志說：「你看咱互助組的代耕工作，做得不錯吧？這才對得起咱全哥呢！」學志說：「棉苗長得好，可就那塊地乾得像塊石板，你不是說要給夏大娘種蕎麥嗎？這樣乾的地咋種哇？咱們快担水給夏大娘澆地吧。」艾妞看了看那塊乾地，說了聲：「對」！兩人就趕快跑回來，跟組裏一合計，決定第二天全組出動給夏大娘澆地，準備種蕎麥。

夏大娘的地雖不多，因為附近沒有井，用水可真難，咋辦好呢？全組的人都在費心琢磨，艾妞說：「俺家的井，離夏大娘的地只有一里路，明天早起，咱組齊到俺井裏去

担水吧。」話沒說完，大家便劈劈啪啪鼓起掌來，老五叔却插了句：「你家種白菜地，不是收拾好了嗎？往後用啥澆呢？」艾妞滿不在乎的說：「澆軍屬的地要緊，俺家的白菜，晚種一天沒有啥！」

「不，你家的白菜也不能種晚了，俺家的井離你家白菜地近，下同担水澆你家的吧。」老五叔這樣說。

第二天，紅艷艷的太陽才爬出東山頭，艾妞互助組來往担水的人就像穿梭一樣。艾妞邊担水邊鼓勵大家：「大家加油呀！爭取今天上午澆完，明天種上。」担水的人渾身都汗濕了，可是沒有一個人放下水桶換口氣。大家担得正起勁，學志忽然把水桶往地上一扔，着急的說：「種，種鬼哪，還上哪弄水去？」艾妞往桶裏一瞅，桶裏儘是泥漿了，原來井水打乾了。大家討論了一下，決定派艾妞翻過土嶺到呂莊去借水。

艾妞剛翻過土嶺，便看見十幾個青年男女，担着水桶向土嶺走來，嘴裏唱着「雄赳赳，氣昂昂，跨過鴨綠江……」艾妞「啊」了一聲，心裏想：「這八成也是給軍屬澆地的。」她看見走在頭裏的婦女會主席秀妞，便跑了上去問道：「你們担水幹啥呀？」秀妞滿面帶笑地說：「哈哈，還不來迎接我們哩！聽說你們給夏大娘澆地，我們趕來送水哩。」

艾妞一聽可樂壞了，連忙謝了担水的人，轉身飛快地翻回土嶺，一邊跑，一邊喊：

「呂莊送水來了，咱們快去迎接呀！」她担起水桶就跑，其餘的人，忽的「一下子心裏都明白過來，二話不說，一窩蜂似的担起水桶跑過嶺去了。」

太陽快正南時，夏大娘的地已灌得水汪汪的，艾妞一把拉住秀妞：「同志，咋謝謝你們呢？大家都到俺莊吃午飯去吧。」

全組的人也拉住呂莊的人不放。

秀妞掙脫了艾妞的手，說：「大夥聽着，你們組長艾妞可有些自私哪，給咱們最可愛的人代耕，大家都有責任，爲啥准你們澆地，不准俺們送水哩？」說着，就和別的人一塊担起空水桶，說說笑笑的，飛快的走了。

艾妞目送呂莊的人翻過土嶺，自言自語地說：「如今世道是不一樣啦！」她猛然想起明天要下種，便一氣跑到夏大娘家裏：「大娘，我給您看着孩子，您快把蕎麥種拿出來，我替您揀一下，明天就要種了。」

夏大娘看見艾妞渾身都是泥水，有些驚異：「傻閨女，你說的是啥？……」

「我的親大娘，您的地澆完啦，呂莊的人還送來水呢，明天俺們替您種蕎麥啦！」夏大娘望着艾妞的被太陽晒得紅黑紅黑的臉，激動地說：「好閨女，今晚快替我寫封信給你全哥，把這些全都寫上，叫他狠狠地打美國鬼子……。」

報 喜

「小滿」快到了。

太陽一天比一天熱，大麥穗一天比一天黃，小汾河堤上的新土一天比一天高；但是，兆德哥心裏也一天比一天沉不住氣了。

從河堤上回來，吃罷飯，月亮已出一樹梢高了，大家都坐在綠楊樹底下，說長道短的，抽着煙休息。幾個年青小伙子，已打起呼嚕來了。兆德哥的眼皮早澀起來了，可總睡不着。他想起今晚下工回來，一進門，房主人夏大娘就笑哈哈地遞過一個香噴噴的大麥麵餅，說：「請你嘗嘗吧，可好吃哩。快接住，熱得燙手呢。」

「不，不！」兆德哥被她的熱情的招待，感動得不知說啥好，一個勁地搖着手，說：「我們快開飯了，都一樣的！」

「嘻，可不大一樣哩！」夏大娘把餅放在手巾上，一直送到兆德哥嘴邊，「你嘗嘗再說吧。這是今年的新大麥麵做的啊。」

他翻了一個身，心裏說：「人家的大麥已經吃到嘴裏了，我那二畝大麥，雖說晚熟

幾天，也快要收割了；玉勤懷着孩子，眼下就要生了。家裏地裏，她可照顧不過來呀！我又忙着修河堤，離家二十多里，怎麼辦呢？河堤估計還得六、七天才能完工。跟組長請假吧，回家看看，臨時請個幫工也行哪！」他再也睡不着了，打着火，抽起旱煙來，他不覺又後悔起來了：「要參加了合作社多好啊！……」他吸了口氣，一頭倒在葦蓆上，模模糊糊的，眼前彷彿看見玉勤挺着個大肚子，握着把鐮刀，在大麥地頭前站着，嘴裏唧唧嚶嚶地抱怨：「家裏的事一點不管哪？……」

「不能怪我啊！咋能撇開修河堤的事不管哩！」

「哈哈，太陽晒着屁股啦，還說夢話哩，快起來吧！」在一片歡笑聲中，兆德哥揉了揉眼坐起來，看見朦朦的月亮底下，一羣羣的黑影往河堤上走，自己趕緊揩起柳條筐，隨着大隊走了。

堤上聚着黑壓壓的一大片人，聽一個人在說話，兆德哥急走兩步，聽見：「快要收大麥了，咱們每人都得回去收麥，河堤還得一個星期的工夫才能完工，怎麼辦呢？照大家的意見……」

「王隊長，我有個意見！」人叢裏六孩站出來急急巴巴地說：「收麥要緊，河堤也要緊。如果說大家回去收大麥，接着收小麥，接着鋤早秋，夏天雨水勤，河水漲了可不是事呀！依我說，大家多加勁，提前修好汾河堤。」

「對，我同意這麼辦！」兆德哥心裏霍地亮堂了好些。

太陽將露臉，兆德哥就把棉襖脫下來，只披一件淺藍褂，一面揩着臉上的汗珠，向六孩們招呼，「加油呀，你看我們筐上放筐呢！」說着，飛也似地跑到汾河堤上去了。

「誰服氣，看我吧！」六孩緊了緊腰帶，把兩抬筐土往前提併了一下，使槓子挑起來，趑趄趑趄的跑上汾河堤，又快步跑下來，扭臉向兆德哥連連擺手，「哈哈，怎麼樣，看見了吧！」

整個汾河堤上，到處轟笑起來，「抬筐不夠用呀！」「上哪去借呀！」「快派人回去取抬筐吧！」不久，吵嚷聲把歡笑聲壓下去了。

這時，張區長領頭，區裏的二十多個幹部都來啦，都扛着抬筐。

「張區長，你來啦，歡迎，歡迎！」兆德哥上前握住了張區長的手說，「你先別忙着抬土，好區長，你先替咱們想法解決抬筐的問題吧！」張區長很快答應了，正想跟他談話呢，這時見王隊長過來了。王隊長使袖子抹了抹額上流下來的汗珠，等兆德走遠了，說：「張區長，還是你跟兆德哥談一下吧，我昨天就考慮到，他老婆玉勤快生產，他又是單幹戶，會掛心收大麥，叫他回家看看，可是他有個倔脾氣，我一說，他偏不回去呢。」

「對，我只說派他回去取抬筐合適些……」

兆德哥回家的路上，就像腳不沾地似的，一口氣跑了二十多里。當他走到家門口時，聽得「吱哇吱哇」兩聲小孩哭，他不由得心裏撲咚撲咚跳起來。



（記者）

（記者）

（記者）

（記者）

（記者）

（記者）

（記者）

（記者）

（記者）

（記者）

（記者）

（記者）

（記者）

（記者）

（記者）

（記者）

（記者）

「啊！你可生啦！」他一進屋，看見玉勤正坐在床上給孩子喂奶哩，趕快湊過臉來，胖胖的娃娃，眼兒還沒睜開呢，「幾天啦？」他高興得前言不接後語地問。伸過手想摸摸娃娃的臉兒，玉勤的臉紅了一下，伸胳膊擋住他的手，「看你，你那老桑皮手，不怕孩子疼！」玉勤這時沒敢正眼兒瞧他，停了停，接下去說，「五天了呢——我可想要個閨女，偏偏是個男娃娃，吱吱哇哇的吵鬧人，長大一定調皮呢！」說着，自己忍不住嘻嘻笑起來。

「我可不放心想，要知道也早回來幾天！」兆德哥站在床邊看看玉勤，又看看娃娃，笑瞇瞇地說。

「你有啥不放心！」玉勤抬起眼來說：「在十來天前，合作社社長的娘三大娘就來了，整天幫咱做這做那，連鍋也不叫我燒呢。你看，孩子生下來五天了，做飯還是三大娘下手哩。」我問你，河堤還沒完工，你回來幹啥啦？」

「抬筐不夠用，王隊長派我回來取抬筐的。」兆德哥俯在玉勤耳根前，「回來幹啥，除了公事，我還不掛念你！再說麥也快熟了啊！」——
「哎喲，你做夢也想不到吧！人家合作社找着我商量，要代咱先收大麥哩。村長也親自跑來兩趟，要派人去向你報喜，還說要問問你大麥割下來，停兩天再碾行不行，是我看人家爲咱的事，忙得不行，我不過意，硬不叫村長派人去告訴你。看你用啥謝謝社長和村長吧！」

兆德哥像突然想起，又像似不好意思地說：「咱參加合作社，你和社長說說，行不行？到社裏做活我多出力！」

玉勤看了他一眼，故意裝作不答應，「我才不說哩，當初怕吃虧，不參加互助組的又不是我！」

「你還說！」兆德哥就怕揭這個疤，有些生氣了，一氣喝完兩碗稠米飯，又走過來看孩子。玉勤笑了笑，「別生氣了，我跟社長說說就是了。」接着就催他快出去找抬筐，又囑咐他：「抬筐找齊了，就不用再往家來了，免得路上打黃昏。」兆德哥應了聲「是」，剛跨出門檻，玉勤却趕上他，紅着臉兒說：「汾河堤修好時，當天就趕緊來家吧……」

血紅的大太陽，挨近青蒼蒼的山巒時，抬筐已分配完了，但還差三個，兆德哥却提了兩個筐裝土，有人問他爲啥不分出來，他也不答理，却向堤上擺手喊：「六孩，看我趕上你趕不上！」他喘吁吁地，挑起兩抬筐土，跑到汾河堤上去了。王隊長看這樣不合適，又怕兆德哥累了，就分配他去推小車了，兆德哥正推得起勁呢，猛不防後面來人說道：「我推吧，看你累的！」一看却是張區長，連忙擺手，說：「不換手，我一氣能推到天邊哩！哈哈！」

張區長眼明手快的，把小車頭上的繩子綁上，腰往前一探，拉起車小跑起來，同時回過臉來問道：「家裏怎麼樣？有什麼問題嗎？」

「沒什麼問題，張區長，」兆德哥乾咳了幾聲，「區長，你別笑話，你要幫忙啊！我想參加合作社，不知道行不行？你跟社長商量商量，」他等不及張區長開口，接着說下去，「還有，我有個男娃子，才五天，請你給起個好名字，行嗎？」「哈哈，這樣的事有多少，我辦多少，不用你請，我巴不得要我上門哩！」張區長高興地說：這時兆德哥又從張區長那兒接過繩子來，咧着嘴，彎着腰，有勁得幾乎把繩子拉斷了。

遠處有金黃色的麥浪翻滾着，兆德哥彷彿嗅到了麥香，又想到一回家就可以吃自家新大麥麵的烙餅啦，不覺甜甜地嚥了口唾沫。

九五三年六月·開封

歡迎你

東方剛剛發亮，大全把膀得風快的鐮刀往背後一插，往地裏走去。金黃色的麥浪被晨風刮得嘩嘩地翻滾，四野裏沸騰着吱啦啦的割麥聲，他想唱，可又不知唱什麼好，止不住叫了聲：「啊呀，好收成啊！」

「老弟，來晚了啊。」大全被這一喊，怔住了。往齊肩深的麥叢裏一瞅，忙說：「是你呀，庚辛哥，來得好早啊。」庚辛喘了口氣，停一下鐮刀，說：「不早還行嗎，就